责任编辑：宝云飞 版式设计：李 玥
邮箱：ksktgzdt@163.com 0476—5225206
克什克腾信息

散文诗

# 过大年

■犁夫

一

从唐诗的北韵律里，我寻找着过大年的诗篇。

昨夜北斗，今朝璀璨。

耕父荷锄，骑牛的牧童，笛声悠然；

看那桑野的田家，收获满满。

除夕不睡，旧岁与新岁邂逅，守候夜阑。

从宋词的音韵里，我寻找着过大年的情感。

爆竹声声，春风拂面，斟满屠苏，吹弹歌舞，把盏尽欢。

曈曈日的千门万户，新桃换旧符，春满人间，新气象正用吉祥和美好，撰辞经典。

是的，和气作春妍。已作寒归塞地天。岁月翩翩人老矣，华颠。胆冷更长自不眠。节物映椒盘。柏酒香浮白玉船。捧劝大家相祝愿，何言。但愿今年胜去年。这些词句，该是怎样的浪漫！

春胜、春幡，迎风招展，分外姣妍，赛似天仙。

一首首探春令，巧对出笙歌间的华筵，这新春新岁融入春风里，喜庆和祝福，在时空弥漫。

吉利，平安，顺遂，美满，祈望事事如愿。

从元曲的小令、套曲、散曲和杂剧里，寻找过大年的渊源，龙凤呈祥、游龙戏凤、望江亭，风展红旗如画，世说新语，一年又一年。漫步元曲之林，采撷馨香一片，把清辞丽句，融入春天，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祝愿。

从明清小说里，我寻找着过大年的情节，妇女儿童斗牌、掷骰子，博戏、藏勾……在民宿里找出过大年的渊源。

二

哦，置办年货，准备祭祖，腊月带来的年味，把忧伤冲淡。

一心一意等着过年，离年日近，家家忙年。

烟花点燃，照亮了大年三十的夜晚。

那些祈望，或悠然划过，或昙花一现，都成为心灵里美丽的装点。

在岁末年初，一个个良好的祝愿和一个个美妙的希望，都在夜空里绽放出满天的璀璨。

那萧疏的白发，还记得流年，守岁围炉的往事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老去的岁月，依旧剪烛催干，消夜的杯盏，依旧在碰杯，祈盼春花烂漫的春天。

哦，鼓角梅花，五更欢颜，叩拜新年。

就侧耳倾听烧爆竹得炸响吧，让老不去的童心看新旧桃符的更换。

除夕夜，阖家团圆，守岁夜阑。

妍丽春光，普照天地之间。

在塞北，在江南。

除夕夜，烛光前。

春夏秋冬的祝文，叙说着人寿年丰的心愿。

渐入融水的冬月，演绎着节气的变迁，芬芳沁脾的春意在香径里弥漫。

霜落鸳鸯，芙蓉初绽。

涉履烟尘，漠野飘英发，静观长河落日，大漠孤烟。

人生羁旅，孤独醉赏闲风月，驼铃悦耳，苍茫戈壁，跋涉攀援。

天地旷达，漠野无边，休戚相关。

塞北，风霜殆尽，气象万千，高山融水潺湲，春意装点河山。

江南，杨柳摇曳，枝条翩跹，蓝天衬托辽阔，白云缭绕群山。

再听松涛阵阵，天地辞阙，注解着泠泠山泉。

三

要问就问一问那红红的春联，为什么平仄的韵律里总是千年的祈愿？

要问就问一问那闪烁的灯盏，为什么幸福的生活里总有新的梦幻？

春色已来，雪花飞绽。

不要再悲白发，不要再惜流年。

有东风吹暖，有新树万千，三衢九陌的风雨早就化作了历史的云烟。

白马如龙，破雪飞辗。

杨柳破青枝，旧乐新韵唱梨园。

满堂儿孙，香火旺盛，举杯祝福，国泰民安，但愿今年胜去年。

生活幸福，太平盛世，福祉绵延。

欢度佳节，共庆盛世，探春令里，是一幅幅喜庆图卷。

新春新岁。笙歌华筵。

美味佳肴。春盘经典。

春韭湛绿，芹菜细纤。

吉吉利利，百事如意，这浓浓的春意，摆成吉祥图案。

振奋精神，善立善始，正心立志。为言今岁胜去年，来岁应须更胜前。

料峭春寒。碧井屠苏还有沉冻酒的意味，但杨柳已摇曳出春态苗条的身段。

老人孩童共祝愿，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似青苗茁壮，似小鹿蹦窜，如南山之寿，如松柏之茂，孩儿如龙，弄潮戏水，老人如松，寿比南山。

乾坤之寥廓，岁月之无限，风霜雨雪，描摹着中华的大好江山。

四

山，美颜；

水，滔滔；

年，轮回；

人，康健。

人生随年新期盼，荣辱俱忘，屠苏梦呓说流年。

雪花漫舞，腊梅怒绽，缤纷了大年。

但看千里河山，但看老少容颜，这是过大年才有的中华特色装扮。

姑娘要花，小子要炮，老头要顶新毡帽，这民俗里的风景，描绘出了人间的喜庆与浪漫。

健康，养生，生态，助推一个个美好的梦想，美梦成真，构筑明天。

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大年翩翩而至，亲情在召唤，故乡在召唤，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，这是亿万中华儿女刻在骨子里的殷殷期盼。

回家过年，就会忘记拼搏的艰难；

回家过年，就会忘记旅途的遥远；

回家过年，就会释放压在心中的惦念；

回家过年，就会回到心灵放飞的港湾。

娘亲呀，爹亲呀，亲亲，我的山村，我的低矮的土屋，我的儿时的梦幻，我流鼻涕的地方，我放声大哭的地方，我渐行渐远的地方，我梦里喊醒的地方，哦，我的家园！

五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结呀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？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路盘算。

心事都没有忘掉，病榻上的爹娘，老去的玩伴，七姑八姨的牵挂，三舅四叔的依恋，那山那水，那街那巷，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，人生旅途的遇见。

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一切都暂且放在一边，只为着吃上那顿梦绕魂牵的年夜饭，因为这顿饭叫团圆！

过大年，过大年。

这个几千年恒定的情结，每个炎黄子孙都会个体无意识进行联想测验。一组一组的亲情血缘心理，聚集在一起，那一簇簇的心理丛，结出蓓蕾，绽放绚烂。

过大年，是一个个新希望的起跑线；

过大年，是一个个新旧握别的节点；

过大年，是一个个好日的集中展现；

过大年，是一个个美好生活的节选；

过大年，是一个个亲情的拥抱；过大年，是一个个问候的终端。过大年，是一个个思念的追问；过大年，是一个个美好生活和拼搏向上的许愿。

或许，过大年四季轮回，或许，过大年平平淡淡。

但，过大年却实实在在叙说着天地风霜，气象万千，历添新岁，春满河山。

但，过大年却梅柳展芳容，冰雪见松篁，风涛为砥柱，屠苏醉往事，欢笑狂欢。

但，过大年只是人生旅途的一个驿站和港湾，需要在这里暂时遮风避雨，自由散漫，孝亲打理，宿根溯源，宠辱皆忘，论地谈天。

就歇歇脚吧，就在自家的床上，休整休闲，毕竟，这是自己的家啊，这里存储着炽热的情感，这里是再出发的力量源泉。

然后，再度出征，再度攀援，在诗和远方的路上，开拓进取，快马加鞭。

六

理想等在征战的路上，明天等待擘画出新的景观。

春牛春杖。桃红浸染。春幡春胜。春风吹醒天涯彼岸。杨花似雪。这大自然欢快跳跃的笔触，描绘了绚丽多彩而充满生机的大年盛典。

赞颂。热爱。祝福。万物得春而生发，春意盎然。

桃红杨白，花开春暖。

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丰衣足食，美景在望，又怎不叫人浮想联翩？

振奋精神，正心立志，精神富足，太平盛世，又怎不叫人喜意连绵？

红灯笼点燃喜庆的经典，爆竹炸响了岁月的期盼。

把喜庆揣在心中，把问候和祝福挂在嘴边。

把忧愁冲淡，用千年的习俗，牵手心中的渴盼。

守岁接神，寄语春联。任喜庆的波涛洪水一样在时空泛滥。

把往事编成的中国结，挂在房檐，让红红火火的日子来一次舒心的展览。

春天在呼唤，大年在呼唤。

把那些旧的故事留在守岁的夜晚，把那些新的憧憬种在心田。

这是中国人一起喊出的辞旧迎新的誓言。

这是中国人刻在骨髓里的奋发向上的习惯。

过大年，是一部书，这是华人阅读了几千年的经典。

过大年，是一道彩虹，这是人类与自然，天时与地利，和谐共处闪耀的典范。

落日熔金 摄影 赵国君

散文

# 二十一宰公鸡

■张玉丽

小时候盼过年常常盼得望眼欲穿。刚进入腊月门儿，孩子们就开始掰着手指头数：“二十一宰公鸡，二十二腌杏瓣儿，二十三立灯杆，二十四扫房日，二十五做豆腐，二十六磨猪肉，二十七熬糖稀，二十八白面发，二十九煮猪肘，三十中午喝顿酒。”

自腊月二十一杀鸡开始，过年就进入了倒计时。

此时，孩子们才能甩开腮帮可劲儿吃好的，又可以理直气壮地向父母要新衣服穿，也只有过年老爷们儿才可宴请宾客、大盅喝酒。

说是宰公鸡，其实家家户户杀的大多是只吃食又不能再创造价值的老母鸡。老母鸡被杀前是享受优厚待遇的，它不再吃麸糠喝冰水，而是被关进鸡锅洞里，吃纯粮喝温水，还不会挨冻。可能鸡锅洞有一日三餐的烟火气，老母鸡有时还学着公鸡的样子，伸长脖子打个半截子鸣儿，催人们早起。

老母鸡这样躺平式的生活，俗称“站”。鸡锅洞，是过去寻常百姓盘锅台时，必须设计的空间，它占据着锅台与墙壁之间五六十公分的间隙，上面用树枝或木板儿盖顶，然后抹上与锅台齐平的黄土泥。黄土抹的锅台被水弄湿了，就成了泥巴地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别说鸡锅洞了，可能“鸡锅洞”这个词汇都要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，泥锅台也被瓷砖替代。可在那个年代，家家户户都有鸡锅洞的一席之地，“站鸡”给下蛋的母鸡做窝，铺些穰子圈小羊羔，鸡锅洞用途可谓广泛。要知道，那时候的冬天，滴水成冰，家禽要么不出窝，要么出来走不了几步，就得蹲下来用自己身上的毛焐焐爪子，这样严寒的天气，家禽吃的食物只能够维持身体热量，何谈长肉？

而大冷天杀鸡才能存储，冷天让老母鸡长肉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放在暖和的地方，还要吃独食儿，所以家家户户都要把鸡锅洞利用起来，鸡锅洞“跕”出来的老母鸡，肥而不腻。而那时，吃鸡肉可是过年时才有的专利，平时谁也不能对一只提供夏天菜肴的老母鸡痛下杀手，即使经常到邻家“沾花惹草”“打架斗殴”的公鸡，纵然恨得牙痒痒的，逮住什么家伙式，就猛削猛打，任那公鸡“嘎嘎叨 嘎嘎叨”地，向主人宣誓威风，也舍不得杀来享用，那可是换取零花钱或者祭奠的尤物。

老母鸡只有一年下蛋不超过十个，才会面临被宰杀的命运，鸡血和弄干净的鸡杂连同两团白菜咸菜，放进小洋漆盆，将一火盆穰秸火挖一道深沟，然后再把加好水的洋漆盆儿坐进火盆，只消半头儿晌，一盆儿喷鼻香的鸡杂咸菜就会引诱着干活的人，老往屋里钻，不时提鼻子闻一闻，真是让人走五官通七窍，拿不动腿儿。待到吃了那鸡杂咸菜，孩子们就盼着吃鸡渣咸菜了。于是，各家各户的主妇们，开始了剁鸡渣咸菜的厨艺大比拼，“乒乒乓乓”刀板一通响，那只鸡就会被碎尸万段丢进芥菜疙瘩咸菜锅里，成为至今难以忘怀的鸡渣咸菜。

主妇们总是护犊的，都会偷偷地把一只鸡腿或者一块鸡胸肉埋在鸡渣咸菜里，还未等大人上桌，孩子们已经享受了饕餮盛宴，至于老爹怎样把那一盅酒咂吧得多么香，那一口鸡渣咸菜里的碎骨头咀嚼地嘎嘣作响，孩子们也不会馋地直咽口水了。

往昔，杀鸡过年才幸福，农家物稀味更香。如今，四季新衣穿不尽，海味珍馐吃不完。

散文

# 山乡皮影

■刘泷

白露前后，是秋忙最闲的一段时光。这时光是天道赐予农人的福利。此时，山上的蘑菇正好。山坡、树下、草叶，一簇一簇，顶着露水，戴着小白帽的精灵，层出不穷。农人嗅着山上的风儿，仿佛被一条馥郁的线索，牵动着，奔跑。于是，在返家的野径，那胳膊上挎着的篮子，总有满满的带有土腥味儿的回报。往年，我都是在这样的时日回乡下，和捡蘑菇的人一同，去把逍遥在山野的蘑菇，像收割自家的谷穗一样，一穗一穗拾进桶里，倒入编织袋，运回小镇。在日后，咀嚼其香馥的味道。

这年，回乡有些晚，山上仅有一些松蘑。而且，松蘑伴生的松树大多伴有葳蕤的山杏树。在树下腾挪，低头猫腰，我身体有些吃不消，就潦草捡摭一些，早早回村。乡邻说，别走啦，今晚有皮影！

我可是多少年没看皮影了。

在小河边，是稀疏的杨树林。树林间，有片平坦、开阔的地界儿。皮影的棚子就搭在此地。棚子不大，怎么说呢，像一个看瓜的窝棚。比电影幕布要窄的一方白布，为演出的影窗。月光下，观众在外面，三三两两的，有人还挤在戏棚的后面，观看匠人如何提线展演；瓦亮的电灯下，几位影匠，男男女女，在棚子里耍弄着驴皮人儿，咿咿呀呀唱着，尖着嗓子喊着，如同电影的胶片，将剧情悲悲喜喜演绎下去。

居然上演的《霸王别姬》！这，让我颇为意外。

印象中，皮影戏演出的剧目都是很俗很粉的那类。什么《王三姐思夫》《西厢记》之类。而且，在演出中，随意加戏，在粉的部分俗的部分信口开河，就像二人转的黄段子，故意打擦边球。老辈人不是说吗，“臭皮匠，浪影匠，看小媳妇挑货郎！”这里的“浪”，多含贬义，无浪漫的本意，有不入流甚至下流的意味。

初兴合作社时，我们铜台沟村就曾有过皮影戏班子。当然属于草台班子那种，农忙下地，农闲唱戏。但因经营不善，很快解散了。人不在，那个皮影戏箱子却留下来。那时，我甚小。有位比我大六七岁的叔伯哥，动辄要在窗纸后面耍弄驴皮人儿，捏着嗓子唱戏词，尖着嗓子说想象的戏中或男或女的念白，不亦乐乎。早饭后，大人都去生产队劳动，空旷的大院，仅几个孩子，聆听着十岁哥哥自得其乐的嘶喊。

我们那个家，乃深宅大院。很高的围墙，很高的门楼，很大的大门。据说，那是因为对付匪患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大院，自然是一大家子人，十几口。但爷爷是反对唱戏的，他是一家之主，除了那两位哥哥，再没有人有过唱戏的生涯。后来，连动辄在窗户后面唱皮影的哥哥，亦扔下戏箱子，去外乡过上了娶妻生子的日子。

思绪像匹野马，在无极的荒原飞驰。蓦地，那幕布上尖锐的叫声和唱段，将我拉回现实。是虞姬。她挪动着三寸金莲，梨花带雨。唱《看大王在帐中》：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，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，轻移步走向前荒郊站定，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。中间，一段杂乱的念白泛起，又听她在凄凄惶惶地唱：适听得众兵丁闲谈议论，口声声露出了离散之情……

老话道，说书唱戏劝人方。千余年流逝，英雄消弭，美人迟暮，霸王、虞姬的故事，还在传唱。世人依然为英雄惋惜。毕竟，项羽不是政治家，不是神，他的宿命就是别姬、自刎！

我想，中国文化尤其戏剧艺术，真是太奇妙了。舞台上，一条鞭子就是一匹马，一个椅子就是一座殿衙。而皮影则是更好体现了这种艺术的魅力。制作上，匠人煞费苦心，“公忠者雕以正貌，奸邪者刻以丑形。”况且，皮影和戏剧，都是精妙和简约的升华。“顷刻间千秋事业，方寸地万里江山；三五步行遍天下，六七人百万雄兵”。

这是空白的妙用。空白是一种艺术手段。这手段将我国传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。请看空空舞台，随手是门是窗，随步是山是水。空间和时间都因无为，所以无限。国画更加明显，不但花木无根，群山都可以不落地。画家把构图构思，直接叫做“布白”。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，什么“计白当黑”“字在字外”，也就是音响上“此处无声胜有声”的意思。是啊，诗文中的留白是意在言外；音乐中的留白是弦外之音；戏曲中的留白是留其要处隐其全；绘画中的留白是虚与实的和谐；书法、摄影、篆刻的留白是加法和减法的取舍……

这不由想到我自己。作为一个作家，写作最应该推崇的，就是删繁就简，善于留白。董其昌深谙留白之妙，他迷恋一个“淡”字，对苏东坡“笔势峥嵘，辞采绚烂，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”的话，有切身体悟。他以淡为宗，追求古淡天真、秀润闲雅、潇洒飘逸、疏朗空旷、意境深远、悠远空灵、神秘玄妙。无论作诗作画作文，一生追求“淡”，淡到了骨子里。

做人也应如此，生有热烈，藏于俗常，学会留白。成长和厚重的过程，是独自留白间悟出滋味的。留白，是给你的那段时间，让你在苍绿的空间里，听着时间之绿水，从空旷的屋檐下，滴答、滴答，缓缓落下来。并在提醒你，人生尽有苍绿，却不要绿得太过盎然才好。

此时，山村的皮影剧情正炽，虞姬在唱着最后的哀歌：汉兵已略地，四方楚歌声。大王益气尽，贱妾何聊生？

灯火阑珊时，皮影落幕，村邻感叹、唏嘘，还有人在大声叨咕翌日的集市和山上的蘑菇。